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04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父亲的帽子

□苏州李金珠

父亲是八十一岁那年走的,苏州人习惯按虚岁来记,实际他刚过八十。父亲病了好几年,最后从市里医院回来,已无回天之力,生命的最后一个月,在床上度过,只剩一副骨架子的他无力爬起,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之水在他的身上一丝丝地被抽干,就像一盏快耗尽油的灯在微弱地闪烁……

母亲几次在我面前幽幽地提起,看来你爸的时间不多了,“困觉”衣服都准备齐当了,就剩“困觉”帽子还没买好,他一直念叨着一顶藏青色的帽子,可以戴着走……乡亲们忌讳说“死”,用方言“困觉”来替代,这样带着温热的日常说辞让阴暗可怕的死亡少了些痛苦和恐惧。

父亲细长个子,黝黑的长方脸。作为最小的女儿,从我记事起,父亲已不年轻,其实那时父亲也只不过三十七八的样子。过度的劳累使父亲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好多,瘦削的背有点弯曲。特别是他的头,据说小时候生了痢疾,头发所剩无几,只有下端有些稀疏的头发,头顶长年露着黄土色的头皮,中间掺杂着隐隐的疤痕,长年的风吹日晒,已让他的头顶泛着褐色的光泽。据母亲说,我爸的头就是遗传了我奶奶。

与母亲的能干相比,父亲显得笨拙,他不善言辞。父亲属牛,真的是头埋头苦干的老黄牛,用他的力气养活着四个子女,把儿女养大成人直至成家立业,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。在农村,一年四季春耕秋收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农活好像永远也干不完。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,父亲没日没夜地干着最累的农活,拉粪、犁地、撒种子、打糊结(砸土块)、浇化肥、打农药、积肥,还有更重更累的活——开灰潭、挑灰潭(积有机肥),有时一年半载外出劳动,人工开凿的太湖湖、望虞湖里,也流着父亲的汗水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从来不是一位严父。常听村上的人背后叫他“痢桂根”,小时候不懂事,有一次秋收时节,父亲忙着抢收稻子,把农田里的一担担稻子挑到自家的砖地上,扁担随着担子的晃动在父亲的肩头发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,他挑扁担的肩膀处垫着一块毛巾,沉重的稻子压弯了扁担,也压弯了他的腰,只见他光着的黝黑脊背上渗出一颗颗的汗水,头顶上的汗珠在阳光下泛着光。把担子卸下,父亲用肩头的毛巾擦了一把流淌到眼角的汗,吩咐我在稻穗旁看着,别让鸡来啄。到父亲第二趟回来时,已不见我的踪影,我不知跑到哪去玩了,我被他找到后训斥了几句,心里很不服气,跳起小脚和他对垒:“你这个痢桂根……”父亲举起扁担佯装着要打

家庭相册

逛菜场

□昆山徐宏敏

早上六点,我送儿子上学。途经一片旷野,只见一轮胭脂色的太阳悄悄升起,东方的天空被晕染成一片绚烂之色。清晨的风夹杂着油菜花的香气,像空气清新剂,让人想狠狠吸一口。

送完儿子,天色尚早,想起婆婆嘱咐我买点菠菜。此时商超还没营业,我只好去镇上的早市。

刚进入通往菜场的小路,绕过停放的汽车,往里走几步,马路突然加宽一倍,豁然开朗。两旁坐满了老爷爷老奶奶,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中老年装,款式大都一样,很多都是旧时打扮。一人一摊位,面前摆满了各种蔬菜。油菜苔、白菜、萝卜、香菜……应有尽有,满满的生机。

走到中间,我被一个菠菜摊吸引。墨绿色的菠菜叶,伸着懒腰向我招手。它不像蔬菜店卖的大棚种植的菠菜,茎又细又高,叶片肥大,色浅,一副孱弱无力的样子。

我从小在乡下长大,对土生土长的菠菜再熟悉不过。这是自然生长应季的菠菜,呈伞状,贴地而生,茎短,色深,叶小而厚实,一看就施足了肥料。

摊主是位大爷,头发花白,眉骨突出,眼窝深陷,两腮很瘦,胡须凌乱。身着中山装,里面穿着灰色拉链毛衣。长得像我故去的爷爷,很亲切。他面前的大塑料口袋,能装下一个蜷缩的成年人,里面装满了绿油油的菠菜,高高鼓起,像一座小山。我要了两斤,五元。他随手抓一把,不挑不拣放进去。我拿一棵仔仔细看,竟已择好,没有一片黄叶、枯叶,肥厚饱满,鲜艳欲滴,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我满心欢喜接过来,像接住了春天。

大爷还顺带卖土鸡蛋,我瞟了一眼,是我

烟火人间

我,我一溜烟地逃跑了……

父亲不识字,也不会用什么道理来教育孩子,也从来不打我们,生气时也只会嘟嘟囔囔地训斥几句。与母亲的严厉相比,父亲似乎没有什么威慑力,但骂他绰号那样的大不恭也是我唯一的一次。渐渐懂事,知道村里人叫的这个绰号带着侮辱的意味,要是村上的小伙伴在我面前提我爹的绰号,我必定以牙还牙,叫他父母的大号,或也给他们取个符合特征的绰号,伶牙俐齿的丫头在打口水仗上是不肯吃亏的,或许心中已无意识地要捍卫父亲的尊严。

父亲经常戴着帽子,从春戴到秋,从秋戴到冬,从冬戴到夏。立夏以后,天渐渐热了,父亲轻易不肯摘下帽子,吃饭时汗从帽檐下渗出,常被母亲呵斥。成年以后,我渐渐懂得帽子对于父亲的重要性。我那老实木讷的父亲用帽子装饰着他的外貌,掩饰着他的自卑啊。我常常把暑假旅游带回来的各色帽子保存好,父亲来时就给他一个,蓝色的、白色的、迷彩色的……父亲的头因此而花俏了起来。当有人打趣说你个老头戴着这么时尚的帽子,父亲总呵呵笑道:“小女儿给的。”其中有一顶花格子呢帽子是商场里买的,两百多块钱的价格让母亲嗔怪了好几次,说我浪费钱,但后来每一年的秋冬父亲都戴着那顶时尚的呢帽子,母亲也常常在我面前念叨说“你爸最喜欢这顶帽子了”。那顶帽子陪他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,直到他去世。母亲把这顶帽子和他一身喜欢的衣服放在一起,在“五七”祭祀时烧给了他。

父亲的“困觉”帽最终被我买到了,一顶藏青色呢帽。我的心愿是想给父亲买一顶高贵的帽子,维护他最后一次的尊严。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去南京培训,晚上同行的老师们都在衣柜柜台流连忘返,而我只寻帽子的柜台,连着去了几个商场也没找到合适的,后来又去苏州的石路国际商场找,商场走道上有一个帽子专柜,但大多是年轻的时尚款。大商场买不到,再去小商品批发市场,结果还是没有藏青色的帽子,最后只能在淘宝上买了个普通的藏青色帽子。我知道我再也没机会给他买帽子了,当最后一次看着寿衣层层包裹着的父亲缩小了的身子、头上那顶已显得宽大的藏青色帽子时,我的泪像决堤似的流下来。

今天,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些文字,我在天堂的父亲,不知会不会责怪我,女儿又一次揭开了您的短,就像四十多年前的那一次。

想起父亲的帽子,想起我的父亲,我的泪又流了下来……

小时候吃过的那种鸡蛋。颜色有点像土色,壳看起来厚实,偶尔沾着一点鸡粪,隐约能看见里面深色的蛋黄。我想买点,不料被一个男的全部买走。他说要匀给我点,我婉拒了。

买完菠菜,我又往里走,去看个新鲜。里面有更大的“乾坤”,蚕豆带着叶子,安静等待主人的挑选;大针一样细的韭菜,被扎成一捆捆;还有刚出土的白萝卜,白白胖胖,带着完整的叶子,整齐地躺着,想买回去做萝卜汤;还有一把把香椿,被来回摆弄着……这些都是时令菜蔬,只需要三五元,就能变成一餐。

我在一个玉米摊前停下,摊主说这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,非冷冻玉米。我很惊讶,玉米不是秋天才有?他笑着说:这是早春的糯玉米,很甜,秋天还有一波。

我摸了摸玉米须,果然新鲜,闻起来有股玉米的清香。剥开皮,玉米粒密密匝匝排列着,像牙齿一样白。我买了两个。

该买的东西已经买了,发现才逛一半,意犹未尽,不甘心这么早回家。于是又往里走,发现更热闹。我看到了活蹦乱跳的野鱼,在绿藻水里吐着泡泡。有小草鱼,也有鳊鱼、花鲢,还有野虾。路的尽头,有农户摆摊卖黄瓜、茄子、辣椒等秧苗,一个2元。

很喜欢隐匿在陋巷里的市井味儿。以前买菜都是去菜店,蔬菜被清洗干净、整齐地捆好。看起来很省事,但吃起来没味道。而在菜场,我总能找到儿时的集市,还是从前的模样,从前的感觉。

我从他们身上,看到了躬耕的快乐。作家汪曾祺说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这才是真实平淡的生活,为了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而用力生活,充满生之乐趣,温暖而舒畅。

一棵槐花

□徐州周广玲

春雨过后,漫步在河岸,一阵阵淡雅的清香袭来,抬眼望去,一树槐花如雪白。今年的槐花又开了,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枝丫。

每年的槐花都开得热热闹闹,儿时生活在乡下,每到槐花的季节,采摘槐花便是一件快乐且幸福的事情。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采摘。采摘槐花需要一根长长的竹竿,竿头用铁丝弯成钩子,你看上了哪一串就直接钩住,一拧一拽,槐花就会噼里啪啦地落地。而长在低矮槐树上的槐花,弟弟则会爬上去用手直接摘,但要小心枝上的刺,以免扎手。槐花枝刺尖,扎进手里很难弄出来,有一次采槐花时,我的手被刺尖扎进肉里,疼得我哇哇直叫,以至于后来很久,我再也不敢用手直接去碰槐花枝了。

我和弟弟通常一边将槐花装进篮子里,一边嘴巴也不闲着,找刚裂开的槐花吃。这样的槐花清新鲜润,特别爽口,吃在嘴里丝丝滑滑的,沁人心脾。

采摘回来的新鲜槐花,可以用来做煎饼吃,还可以和其他野菜一样入锅煮熟后再吃。槐花有许多种吃法,可煎、可炒、可蒸,也可以用于拌菜、做汤、焖饭,晒干后也可泡茶。槐花还可以用来拌豆腐,做包子、饺子,或是煮粥等,每种吃法各得其味。

母亲手巧,能用槐花做出许多类型的食物。她喜欢将槐花、鸡蛋、面粉、盐拌匀,置于平底锅中进行煎制,煎出金黄的槐花饼,那种香甜的味道,让我至今无法忘怀。母亲做的各种槐花吃食,做法都很简单,却都令人回味无穷,在饭菜并不丰盛的时代,母亲做的饭总能给日子增添不少滋味来。

如果槐花采得多了,一时吃不了,可以放在阳光下晒干,当槐花吸收了阳光后就可以储存很久,等再食用时,槐花的味道依然在口腔中飘香。

槐花开时,大片的蜜蜂就飞来了,郊外的坡地上,就会住进来养蜂人。养蜂人放下几箱蜜蜂,扎起简易的帐篷,坡地上就有了声色,山里也就多了份烟火的气息。槐花制作出的洋槐蜜,天然中渗透着醇香。每到这个时候,母亲便会为睡眠不好的父亲买上几瓶洋槐蜜,在睡前用温水冲服,我有时候也会舀一勺来偷偷地喝,一口下去便是满嘴清甜的槐香。

槐花承载着太多我年少的记忆和乡愁,香浓且醇厚,甘甜而迷人。

舌尖美味

『装』出来的幸福

□昆山徐宏敏

前几年,刚收新房,我就马上琢磨着装修。联系了几家装修公司,报价远超出预算。一筹莫展之际,先生不知从哪捡到一张名片,上面印着一家装修公司的名字,而且就在附近。于是,他按图索骥找到店面,和店主面谈,报价远低于同行,而且同小区他还有好几家客户。经过允许,他带我们去参观,推门而入,瓷砖亮洁不俗,电视背景墙现代又时尚,柜子板材厚实平整……看得出来,做工很用心。

店主是一对北方夫妻,约40岁。男的叫大忠,一脸忠厚老实相,给人一种信任感。女的叫大梅,比大忠长三岁,二人很有夫妻相。

俗话说男主外,女主内,这对夫妻却刚好相反。大忠内向,不善言辞,他负责采购、售后和安排工人。大梅负责业务、运营,二人互相配合。

每次和她交谈,大忠总垂手站立一旁,很少插话,像一个听话的下属。大梅却叨叨不停,家长里短,职场生活,说着说着,别人还没笑,她却笑得前仰后合。

说起他们的婚姻,大梅如数家珍:当初他家穷,十里八乡的姑娘没有一个看上他。当媒婆给她谈亲时,起初她也不想去,后来经不住媒婆劝说,就想见一面敷衍了事。没想到对他一见钟情,当即自己做主同意这门婚事。

结婚时,一穷二白,家里只有两间土屋,摇摇欲坠。冬冷夏热,雨天漏水。大忠很早就没了父亲,母亲患有心脏病,他连个兄弟姐妹都没有。这样的家庭在多了幸福的年代,有点单薄。一般姑娘若没有勇气,根本不敢嫁。但大梅就是那么刚烈的女子,她不顾家人劝阻,硬要和大忠结婚。

婚后大忠也争气,不仅吃苦耐劳,还颇有头脑,看别人做装修赚钱,他也注册一家装修公司,学做起了生意。装修行业竞争激烈,为了留住客户,他不仅报价比同行低,还注重售后,有的客户已入住新房6年,偶有装修问题,他都会安排人上门免费维修。后来,闺蜜要装修,我便介绍给她。她装修好之后,觉得不错,又把他介绍给别人。如此一来二去,他的客户越来越多。

再次找大忠,是因为厨房的水槽漏水,我给他发微信,他马上派人查看。本以为要花钱维修,没想到他一咬牙给换了更好的淘菜盆。那天晚上九点多,我和先生都睡下了。突然门铃响起,我起身开门,只见他和大梅穿着工装站在门外,裤脚和袖口都沾了水泥,看样子今天他们去了工地。一个半人长的包装箱横在脚下,外面醒目地写着“304不锈钢水槽”。他们把东西放下就走了,说过几天会安排工人安装。次日来了两个工人,一个负责指挥,一个切割、打胶,一杯茶的工夫,就安装好了。

转眼四年过去了,我在新房里生了女儿,换了更好的工作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大忠和大梅这对夫妻,在靠近地铁口的小区买了房,大梅还生了两个大胖小子。

这对平凡的夫妻,“装”出了幸福。

街头巷尾